

香港文匯報訊 據《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已正式向管理華盛頓特區3個公立高爾夫球場的非牟利組織發出違約通知，此舉或導致該組織失去營運權，並為特朗普接管高球場及推動其大規模改造計劃鋪路，引發外界憂慮特朗普將斥資3億美元（約23.3億港元）在白宮東翼打造豪華宴會廳後，再因其個人喜好而大花公帑。

特朗普計劃對區內3個公共高球場進行大型改造，並試圖從營運方「國家高爾夫球場信託」手中取得控制權。該信託於2020年與國家公園管理局簽訂為期50年租約，負責營運、修復並維護東波多馬克、岩溪公園及蘭斯頓高球場，承諾維持價格在公眾可負擔範圍內。然而特朗普政府於10月底發出違約通知，惟未具體說明原因。根據條款，信託有45天處理問題，但最終可能因此失去營運權。特朗普此前形容球場破敗不堪，表示「若我們真的要改造它們，會做得非常漂亮。」

希望在華盛頓舉辦職業賽事

內政部長伯古姆指出，東波多馬克球場「完全失修」，稱特朗普正試圖將其恢復至最初規劃的理想狀態，使其成為首都最優質市政高球場。該球場被視為改造計劃首要目標，因其坐擁眺望華盛頓紀念碑的景觀，一直是受本地居民與遊客歡迎的運動休閒場所。

然而事件背後存在許多不透明之處。政府據稱曾要求信託方須接收白宮東翼拆除工程產生的廢土，否則將被視為違約。儘管信託方依從指示，允許廢土傾倒於球場用地，內政部仍在事後對其發出違約通知。「國家高爾夫球場信託」不同意被指違約，表示期待有機會與政府合作，改善

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設施。但特朗普似乎無意合作，還透露計劃聘請著名設計師法齊奧為新球場設計，並希望在首都舉辦職業賽事。

球手憂推高費用 變富人球場

目前東波多馬克球場的果嶺費從青少年球員的9美元（約70港元）到最高47美元（約366港元）不等。特朗普的計劃令當地球手擔心「美化」舉措會推高費用，變成只有富裕階層才能使用。特朗普則承諾若接管球場，華盛頓居民將可享受更低價格。

信託方已提交一份名為「讓華盛頓高爾夫球再次偉大」的提案，建議成立由特朗普擔任主席的特別監督委員會，但此舉未知能否改變政府立場。分析認為，此舉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一系列旨在於首都留下個人標記的行動之一。



● 特朗普試圖將東波多馬克球場恢復至最初規劃的理想狀態。 網上圖片



● 特朗普愛好打高爾夫球，外界擔心他再次因個人喜好而大花公帑。 資料圖片

修繕軍事基地高球場 無視數百萬民眾生活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底宣布，將對位於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內的聯邦政府高爾夫球場進行修繕。這項決定恰逢數百萬美國民眾面臨生活成本上升的困境，引來無視民間疾苦的批評。

路透社報道，安德魯斯基地的球場主要供總統、軍官、國防部官員及其家屬使用。特朗普本身是高爾夫球狂熱愛好者，他形容這些球場的設施因年久失修而被破壞，並稱它們是一個極好的地方，值得重

新改造，還宣布高爾夫球傳奇人物尼克勞斯將參與這項修繕工程，尼克勞斯的設計公司將為改造提供專業意見。

目前白宮尚未透露聘請設計公司的費用、專案總預算及資金來源，外界也無法得知這些費用是由納稅人承擔，還是透過其他途徑解決。有分析人士擔心，這項修繕可能會像特朗普先前斥巨資改造白宮東翼的計劃一樣，存在資金來源和利益衝突問題。

美H-1B簽證費用暴漲至78萬 20州集體起訴特朗普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9月宣布將企業為H-1B簽證申請人支付的費用提高至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包括加州在內等20個州上周五（12月12日）起訴聯邦政府，希望法官阻止有關措施實施。

超出國會賦予收費權限

H-1B簽證主要面向科技業，根據美政府統計，擁有最多H-1B簽證的公司包括亞馬遜、微軟、Meta和蘋果公司等。

訴訟指出，費用提升對僱主使用H-1B簽證構成高昂且非法的障礙。此外，該費用金額的設定過於隨意，超出國會賦予的收費權限。

加州總檢察長邦塔稱，按照法律規定，簽證費僅用於負擔相關審批成本，而10萬美元H-1B簽證費遠超成本。

白宮發言人羅傑斯為特朗普辯護，稱有關措施不僅合法，也是一項針對H-1B改革的必經步驟。

打高球花費納稅人5.5億 4年料花23億較首任期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赫芬頓郵報》分析，自從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納稅人已為他的高爾夫球愛好支付近7,100萬美元（約5.5億港元）。以此推算，他第二個任期4年內相關總支出料超過3億美元（約23.3億港元），較其首個任期的1.51億美元（約11.7億港元）支出倍增。

報道稱，截至11月底，特朗普今年已合共16次前往位於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附近的高爾夫球場打球，每次出行的差旅和保安費高達340萬美元（約2,646萬港元）。預計他在12月將再去兩

次，意味今年開支超過7,500萬美元（約5.8億港元）。按此密度，他4年任期內的高球開支將逾3億美元。

被批腐敗根深蒂固

長期擔任共和黨顧問、如今成為特朗普批評者的威爾遜說，「我真希望這件事能讓美國人改變對特朗普的看法，他的腐敗根深蒂固，這又一次證明特朗普正把總統職位搞得一團糟。」

特朗普曾多次前往他在新澤西州貝德明斯特的高爾夫度假村，每次花費約110萬美元（約856萬港元）。



● 特朗普每次到高球場打球，出行的差旅和保安費高達340萬美元。 資料圖片

數千泰國人滯留邊境等回國 柬無限期推遲放行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與柬埔寨邊境局勢持續緊張，數千名滯留在柬國西北邊



● 數千泰國人在柬邊境等候。 網上圖片

境的泰國公民無法返回泰國，柬方此前保證允許他們過境，如今卻無限期推遲放行。

《曼谷郵報》報道，柬當局原定上周六（12月13日）下午1時至4時，開放與泰國沙繳府接壤的波貝口岸，讓在柬賭場工作的泰國人返鄉。

消息人士說，泰方獲悉放行消息後迅速調集人員和車輛，還配備救護車隊，以便保障患病返鄉者的需求。然而下午1時柬方突然通知泰方取消放行計劃，且未設定新的放行時間。泰國駐金邊大使館隨後以人道主義為由，請求柬內政

部允許泰國人回國。

柬埔寨參議院主席洪森同日呼籲政府暫停兩國公民往來，指此舉是出於安全考慮，旨在防止民眾在過境途中可能遭到傷害。

泰部分地區實施宵禁

泰國軍方周日發布命令，指鑒於達叻府邊境地區當前形勢，軍方認為有必要提升安全管控等級，因此宣布即日起在達叻府部分地區實施宵禁，禁止這些地方的民眾每天下午7時至翌日清晨5時離開住所。

從門羅主義到唐羅主義的歷史演繹

戴吾



我的一位好友最近在朋友圈發帖，說他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空中飛行就要好幾十個小時。我第一反應是去了南美。上海最近開通了直飛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經停新西蘭奧克蘭市）的航班，硬是把這段最遠的航程縮短了六七個小時，無疑大大增加了出遊拉美的吸引力。我請他代我看現在的阿根廷是什麼樣子，阿根廷總統米萊的「休克療法」是不是取得了一些看得見的成果？就在我翹首以盼他的回覆之時，他在朋友圈發了另一條消息：他們旅行團一位成員的手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了。這位軍人出身的朋友毫不猶豫地衝上去，追了數百米遠，最後還是無功而返。歸隊之後，團員們紛紛向他伸出大拇指，並叫他「唐哥」，他一時摸不着頭腦。在這些團員看來，在這些地方追小偷，就是「現代版的唐吉珂德」，一旦被偷只能認栽，即使叫來警察也無濟於事。從這個小小的故事中，我大約能感受到米萊執政之下的首都街頭狀況。

我第一次出國是在1995年，全程共耗時33個多小時才抵達秘魯首都利馬，數年之後又去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地採訪，對拉美的認識多了書本之外的直觀感受。整個拉美早先是歐洲的殖民地，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因此成為官方語言。葡萄牙語之於西班牙語，相當於

古漢語對應於現代漢語。所以，在巴西和阿根廷的交界處，這兩種語言在當地老百姓交流中沒有任何聽覺障礙。1823年，時任美國總統拋出「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向歐洲列強喊話，有意把歐洲殖民者趕出，從此美洲漸漸變成了美國人的後院，門羅主義由此得名。200多年之後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剛剛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指出，「門羅主義沒有過時」，並把美國對西半球的新政策定義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與這個拗口的名詞比起來，社交媒體給特朗普的這套做法冠之以「唐羅主義」，顯得更為通俗。因為特朗普的全稱叫唐納德·特朗普，為押韻起見，也有幾分諷刺意味，「唐羅主義」這個名詞開始走紅。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拉美曾風光一時，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的典型，但大舉外債的直接後果是在經濟走下坡時很快就陷入了債務危機。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先後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巴西的雷亞爾、阿根廷的比索大幅貶值，整個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999年上台執政的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大膽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卻遇到了美國強力打壓，經濟發展成果大打折扣，惡性通貨膨脹成為常態。2016年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在巴西舉行，時任巴西總統羅塞夫被罷免，以致在如此重大國際盛事舉辦之際，巴西居然出現總統缺位的情

況。博爾索納羅上台以後，成為「巴西版的特朗普」。又在競選連任時，輸給了東山再起的前總統盧拉。博爾索納羅像特朗普一樣，聲稱巴西大選作弊，但他畫虎不成反類犬。最後被盧拉送進大牢。儘管特朗普為其求情，並對巴西加徵50%的關稅，但是盧拉不為所動，依然判了博爾索納羅27年徒刑。

此前不久，全球氣候峰會在巴西舉行，特朗普遠離新能源，認為氣候變化是個騙局，拒絕「零排放」理念，所以拒絕出席這次大會；特朗普把大力發展傳統能源作為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石油儲備世界第一的委內瑞拉，自然是特朗普的一塊肥肉。雖然馬杜羅放低姿態，有意與特朗普打交道、做買賣，但特朗普似認定馬杜羅是左翼分子，從骨子裏對他反感。輿論普遍認為，特朗普放棄了民主與人權等理論，處處強調從國家核心利益出發，制定美國對外政策，但在拉丁美洲，特朗普還是把意識形態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整個拉美市場意識形態革命，把這個地區變成清一色的右翼政權。但這個想法過於天真，拉美這些年來的「反美主義」已經植入一些國家的血液，政治更是左右搖擺，不是換掉一兩個人就能解決的。

拉美國家的人常常感嘆，他們離上帝太遠，

離美國太近。言下之意是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美國打壓，而享受不到近水樓台的好處。特朗普在拉美這塊新政治高地上似選擇了兩大目標：一是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作為壞典型，把米萊樹為好榜樣。在今年阿根廷中期選舉前，特朗普強力干預，承諾給予其200億美元（約1,558億港元）的信貸額度，稱「如果米萊所在的政黨輸了中選，這筆錢就沒有了」，這種公然要挾似起到了效果。

阿根廷191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與美國平起平坐，當時阿根廷人非常自豪地說，「上帝是阿根廷人」。但100多年過去了，阿根廷依然在原點徘徊。上任教宗方濟各作為上帝的代言人，的確來自阿根廷，但沒有對其有特別的眷顧，新教宗利奧十四世是一位美國人，長期在拉美生活，對那裏也有特別的感情。他此前不久出訪中東時明確反對暴力推翻馬杜羅，希望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但他的話，特朗普又能聽進多少？

委內瑞拉和阿根廷處於拉美政治光譜的兩極，他們都在同命運運作激烈的抗爭。特朗普有意拿馬杜羅祭旗、立威，同時給米萊一些甜棗，以發揮所謂的「示範效應」。不論他們的最後政治命運如何，但當下有一點是共同的：拉美擺脫不了「資源詛咒」，在相當長時間內將生活在「唐羅主義」的陰影之中。

似孤立，但背後都有複雜的歷史原因，由點到線，由線及面，事情的輪廓在時間的沉澱中慢慢變得清晰。本專欄每周將以小切口、寬視野、銳角度、深層次，解析世界發生的大事、要事，以饗讀者。